

編者按

粵港澳大灣區各城市人緣相親，文脈相連。十一座城市以文學為媒，文化交流與合作由來已久。今期「大公園」邀請四位分別來自廣州、中山、惠州、江門的作家書寫他們眼中的香港，講述他們的粵港故事，共話灣區文學。

粵港兄弟情

謝友義

在創作紅色題材過程中，那些愛國民主人士、革命者的壯舉令我無法忘懷，尤其是發生在一九四二年的一場驚心動魄的大營救，更是彰顯粵港兄弟深深的家國情懷。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隨着太平洋戰爭的爆發，日本軍隊佔領了香港。隨後，日本軍隊在不同區域展開大規模的搜查和捕獲行動，導致許多致力於抗日宣傳和救亡活動的愛國民主人士和文化工作者面臨巨大的風險：這些名人大多是從內地轉移到香港的，他們在當地容易暴露身份，一旦被日軍捕獲，其命運將極為悲慘。

在這個充滿危難的時刻，中國共產黨挺身而出。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周恩來緊急向八路軍駐香港辦事處主任廖承志等人接連發了多封電報布置營救工作，強調必須採取一切可能的措施，來拯救那些被困在香港的愛國民主人士和文化工作者，並將他們秘密轉移到安全地帶。

接到指示後，廖承志緊急召集人員召開會議。大家仔細研究了營救方案，並確定了救援行動的「三部曲」計劃：第一步是盡快與那些滯留在香港的人士建立聯繫，並協助他們迅速轉移到隱蔽地點；第二步是秘密組織護送，將他們分批從香港撤離到東江游擊區；第三步是

利用各種關係和途徑，確保他們能夠安全抵達內地的大後方。

儘管營救行動表面看起來波瀾不驚、穩妥可靠，但實際執行起來卻是困難重重、無比兇險，途中不僅要跨過日偽軍崗哨的嚴查死守，也要躲避土匪強盜的明槍暗箭。此外，整個游擊隊僅有三百多人，人員、武器、資源和資金都屈指可數，要完成這項艱巨的任務，他們必須全力以赴、披荊斬棘。為此，一方面，游擊隊選擇在日軍防守相對薄弱地區建立秘密交通線路，最大限度減少與日軍、偽軍的正面衝突；另一方面，他們向當地開明紳士們募集資金，解決了營救行動的資金缺口。同時，他們在從香港九龍至惠州白石龍縱橫一百多里的漫長交通線上，精心設立多個秘密接待站，以確保營救行動穩步有序推進。

為了保證行動的萬無一失，游擊隊特別策劃了詳盡的救援方案，計劃派遣最有能力、最為可靠的交通員作為嚮導，分批次地進行人員接送。為了降低遭遇日軍和熟人的風險，他們選擇了山區和農田小路作為主要的路線。此外，游擊隊還部署便衣武裝人員和警戒哨，分段進行護送。為了應對沿線的維持會、土匪，他們又動員了那些平常與綠林道上有交往的人員進行統一戰線工作，以確保沿線的穿行安

全。通過這些環環相扣的安排和措施，游擊隊盡最大努力確保救援行動的順利進行。

一九四二年新年伊始，一場秘密救援大行動正式啟動。

在陸路營救方面，一月九日，茅盾、戈實權、葉以群等人偽裝成難民，自香港駱克道出發，在游擊隊的交通員引導下，避開日軍的崗哨和檢查站，抵達銅鑼灣避風塘，登上一艘大駁船。與此同時，鄒韜奮、胡繩、廖沫沙等幾十人也從其他集中點出發，由交通員帶到這裏上船。十日凌晨，交通員帶領大家換乘三條小艇，利用日軍換崗時機，快速渡過海面，安全抵達位於九龍市區的秘密接待點。十一日，他們再次偽裝成難民，在游擊隊護送下，沿着青山道、經九龍徑，避開日軍的檢查崗哨，冒險穿越封鎖線，然後翻山穿谷，最終安全抵達羊台山抗日根據地。

在水路撤離方面，考慮到何香凝、柳亞子等人因年紀等因素不適合翻山越嶺，因而安排他們乘船從水路撤離。一月十日，地下黨員用小船將他們及其家人送往長洲島，計劃從那裏轉乘機動帆船前往汕頭。令人意外的是，由於日軍的忽然封鎖，機動帆船的發動機被日軍沒收，只能依靠風力航行。十五日，何、柳兩家人與海豐商人一起乘坐帆船從長洲出發。不幸

的是，出海後海面竟然風平浪靜，帆船無奈地在海上漂流多日，導致糧食和水都陸續耗盡。就在大家焦急萬分之際，游擊隊的巡邏船發現了他們，並迅速上報，送來了大家急需的食物和飲用水。最終，他們化險為夷，安全到達汕尾海豐縣馬宮港。

在這歷時近二百天的秘密大營救中，被營救脫險的愛國民主人士、文化界人士及其家屬共計八百多人，還營救出一批國民黨駐港人員和外國友人。這場人數眾多的「虎口脫險」，最終以無一傷亡完成了任務，茅盾將其稱為「抗戰以來最偉大的搶救工作」。同時，秘密大營救保護了中國的「文脈」和精英，這批文化精英後續在新中國的文化建設中發揮了至關重要的作用，為新中國的文化建設和繁榮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

時光已漸行漸遠，我們不忘歷史，香港同胞的守望相助與愛國情懷一直在這片土地上得以傳承，因為這也是我們中華民族的美德。

謝友義

廣東省作家協會報告文學創作委員會副主任、廣東省報告文學學會副會長兼秘書長、廣州市作家協會副主席。



香港紅色之旅

陳雪

二〇一九年，我承接了《穿越封鎖線——香港大營救始末》一書的創作。「秘密大營救」是一起廣為人知的歷史事件，對於這段歷史我並不陌生，早在十多年前寫過《東江特遣隊》，後來又參與《東縱北撤》等影視劇本創作，在此期間還陸續寫過東縱老戰士的傳記和多個「大營救紀念館」的展陳大綱。自以為憑着多年來對中共黨史和東江縱隊史的接觸和了解，是完全可以完成這部紅色紀實的。

但當我着手案頭準備的時候，才發現諸多困難。首先是史料嚴重不足，參與大營救的人早已作古，根本無法採訪到第一手材料，今全憑《秘密大營救》和《勝利大營救》這兩本書。書中的內容大致可分為兩部分：一是當年組織策劃和參加武裝護送人員的回憶錄；二、被營救的愛國民主人士、文化人士和國際友人回憶錄。而他們的敘述有一個共同的特點，僅是從香港淪陷到護送出港，而在講述的同一件事中，時間、地點、人名也多有出入。香港保衛戰打了十八天，日軍進攻香港時，聚集在九龍城的文化人士先被秘密轉移到香港島內，香港島被日軍攻佔後，地下黨組織又陸續把困在港島的文化人士，秘密轉至九龍或西貢，以待時機向內地轉移。為保證文化人士的安全，八路軍駐港辦事處，中共廣東省委、香港市委和東江游擊隊，經過周密勘察和商討，制定出四條出港轉移路線，分別為：九龍至長洲島，過伶仃洋至廣州灣（今湛江）至桂林；九龍至長洲島，至海陸豐；九龍經青山道、元朗至寶安游擊區；九龍

至西貢，經沙魚涌至惠陽游擊區。除了湛江水路，無論是到寶安到惠陽還是到海陸豐，大都經老隆至韶關至桂林再疏散到各地。

理順了營救線路，便開始創作。但一寫到香港地頭就短路。回憶錄中說，地下黨李健吾等把鄒韜奮、茅盾等人從九龍接到銅鑼灣碼頭用了一天一夜，從碼頭偷渡到紅磡上岸用了大半天，黃冠芳送廖承志一行，從不夜天棧棧到西貢海邊走了一天一夜，廖安祥從啟德機場到避風塘用了二天，端木蕻良送蕭紅去醫院又是一天，究竟是路途遙遠還是躲避卡哨並沒詳述。香港我先後去過多次，感覺沒有這麼遙遠，困惑中購來一張最大的香港地圖，拿着放大鏡，把各個相關住所、交通站、聯絡處一一用紅筆圈了起來，點與點之間大都是緊挨着的。若以港島為中心，從陸路往北走是西貢碼頭，海對岸就是沙魚涌，往南是落馬洲，過了深圳河便是寶安。在地圖上移了好幾天，好不容易有了點思路，一攤開稿紙，又如同腦瓜進水，昏沉沉地一個字也寫不出來。無奈之中我把電話打給省作協和香港文友，提出想去香港做實地查考。

到了香港，我租了一部車，計劃用三至四天時間把我要去的地方全部走遍，利平把香港詩聯的恒紅主席找來陪我，恒先生問我具體如何走法，我把一張寫滿地名的稿紙遞過去說，香港你熟悉，怎麼順怎麼走，不定餐不定店，走哪算哪，盡量不走回頭路。首站是當年八路軍駐港辦事處，依序從避風塘聯絡站、銅鑼灣碼頭，九龍、西貢等地轉了一圈。西貢碼頭我停留時間最長，這是

當年最快捷的偷渡路線，廖承志、連貫、喬冠華，胡蝶、上官賢德等一大批人走的就是這條水路。爾後我們又折回港島，沿着當年的主要交通站，從牛池灣，青山道，大帽山，元朗十八鄉、落馬洲、水圍走陸路。除了大帽山和大圍屋，我再沒看到當年的遺跡，譬如八路軍駐港辦事處和避風港漁村。即使如此，我還是在這些地方停下車，沿着海堤的護欄徘徊一陣，邊走邊想着當年那掛掛着華華公司的三層小樓裏，廖承志是如何接到一份份來自延安和南方局的加急電報，又是如何在這裏商定營救方案的，而停泊在避風港的兩艘紅雞眼帆船，又是如何晴天過海，在日本兵的眼皮下接納了一批批文化人，又安全送出了一批批文化人。

感謝香港文友的陪伴，我只用了三天時間，走遍了我要去的全部地方，回程的時候，我直接去了白石龍，然後再從坪山、茶園、惠州、老隆、韶關一站站地走下去。回惠之後馬上開始寫作，此時感覺非常順暢，初稿出來之後送審，黨史專家說，這是他目前看到同類題材中最全面、最系統、最客觀的一部紀實，特別是港島內的營救細節，從無人寫得如此詳盡。大營救事件涉及數百個人物，數十個秘密交通站和地下黨組織，沒有任何虛構和臆測的成分。這是粵港澳地區共產黨人在抗日戰爭期間用生命和鮮血寫下的壯麗詩篇。



陳雪 中國作協會員、惠州作協主席。

我和香港兩位朋友的文學情緣

我與香港的文學情緣，契機源於一個「僑」字。

一九九五年，我在五邑雅瑤鎮委任職，分管僑務工作。鎮裏事務繁雜，我幾乎無暇文學創作。於是，我給自己定下一項「額外」的任務——以文會友，結識更多熱愛文學的香港朋友。

一個炎熱的午後，一位回鄉僑胞在鎮政府匆匆辦妥事情，天色已晚，急着趕回香港，我便驅車一百多公里，送他至深圳羅湖海關。一路上，我們相談甚歡，從他的故鄉中國油畫第一人李鐵夫在香港的事跡到各自兒時的趣事，從家鄉的變化到香港的繁華，每一個話題都像一把鑰匙，打開彼此內心深處的大門。就這樣，我們成為好友。他每次回鄉，我們定會相見；我每次赴港，我們必定相聚。他帶我穿梭在香港的大街小巷，講述每一個角落背後的故事。

記憶深刻的是他帶我欣賞香港夜景。那是一個華燈初上的夜晚，霓虹燈閃爍，如同璀璨的星辰墜落人間。他興奮地指着高樓林立中的會展中心，眼神中滿是自豪。他說：「你是作家，應當寫寫香港的夜景。」

我望着如夢幻般的建築，內心不禁湧起深深敬意。我最大的感觸是這座繁華的現代商業都市，絲毫未忽視文化建設的重要性。於是，我有感而發，創作了一篇散文《香港之夜》，道出了上述的感慨。這是我創作的首篇香港題材文學作品。

我這位朋友姓文，嚴格來說我和他並非純粹的文友。因兩人之間的友情，他便格外關注家鄉的文學創作。每次見面，他都會詳細地描述家鄉新建的學校、新修的公路，侃侃而談家鄉的人和事。我很奇怪他為何知曉如此之多，他笑着告知我，是通過閱讀我每期寄給他的文學報刊文章得知的。

不僅如此，他還主動詢問我主編這些報刊需要什麼幫助，我直言經費問題。他聽了二話沒說，當即掏錢支持我幾期文學雜誌辦刊經費。對於開展當地文學活動，只要我開口，他便慷慨解囊。

而我結識的另一位香港朋友，則是因文學真正結緣。他姓陳，五邑雲鄉人。我與他相識時，他已退休。那是一個陽光明媚的上午，他和太太專程來找我。寒暄幾句，他便直接談及文學話題，聊到當地文學作者的創作狀況。言語中，能感受到他對文學的熾熱情感。

兩天後，他專門約請當地文友酒樓相聚，我欣然赴宴。滿滿幾桌文人，十有八九與他初次相識，但他卻一見如故，只要說出名字就能說出一二，還能具體指出在某某報刊看過其發表的文章，並能畫龍點睛地品評其中精妙之處，讓在場之人驚愕，也令我欽佩。

來來往往，我們與陳先生逐漸熟絡。他每次回鄉找我，都提及當地文學刊物出版情況，主動出資解決出版經費問題。我們共同籌劃出版了兩本當地作家作品集，其中一本由他個人出資。一位退休老人如此關心家鄉文學事業，著實令人感動。

再說我的朋友文先生。這些年，我潛心創作《李鐵夫傳》。文先生得知我尋找資料困難，便幫助我奔走搜尋。我從他寄來的大量資料中，發現許多關於李鐵夫這位鐵骨錚錚的著名油畫家的經歷和故事，還收穫一條重要線索：原來李鐵夫也是抗日期間「香港文化人士大營救」中的一員。於是，我又創作了《李鐵夫在香港的故事》，並親自錄製視頻在自媒體播放，深受讀者的歡迎。那一個個故事，像是一顆顆璀璨的明珠，串聯起一段珍貴的歷史。

張啟雄 中國作協會員、江門市作協主席。第十屆廣東省魯迅文學獎獲得者，代表作有長篇小說《我的校園我的夢》《爬過沼澤》《不期而遇》等。

張啟雄



九龍公園和其他

黃廉捷

快船鳴笛，浪花幻煙。每一次來香港，都是從中山港碼頭乘快船而行，一個多小時的航程，可以在低垂的藍天感受長長的浪花，雲朵融化在藍色的天邊，不時駛過的大型貨輪，讓你的眼睛不斷跟隨它在航行，在從中山到香港的海域裏，你不會感到孤獨，就算經過伶仃洋，更多的只有無限的話語和慨嘆。

已經記不得第一次踏足香港是哪一年了，但數一數，已有五年沒去香港了。不過，我清晰記得一九九四年剛從藝校畢業時，第一次去深圳特區，從羅湖火車站下車後，遠遠望見香港的山，那一刻，久久不能忘懷。

中山與香港一衣帶水，一海之隔。每次去香港，我都是公幹為多，匆匆而去，急急而回。每一次，我都從中山港碼頭搭船到中港城碼頭下船，由於暈船的緣故，每當我望見香港城市樓宇的身影，就有了不量的希望，快船一停靠岸邊，提着行李排隊上岸，過了船與岸那吡吡搖晃的鐵踏板，腳踩在水泥地上，頭不暈了，心不慌了，在船上的那種不適感一下消散。

與別人談到香港時，我多是講維多利亞港名人手印、彌敦道、中港城、重慶大廈等，但在我心裏，總是以九龍公園為

「中心」，而那裏，我又以火烈鳥為「中心」。

有一段時間，我到香港後多宿於美麗華酒店，從中港城碼頭步行過去也就十五分鐘左右，最佳的路線就是從九龍公園穿過，從中港城碼頭上岸，行過天橋，就看到蒼翠的樹木，還有輕踩的石塊鋪就的路面，路面石塊已被鞋底磨得光滑發亮，我沿着石塊路走到公園門口。記得二〇一七年金秋的一天早上，朝陽與海水共歡，海鳥在海面上輕唱，這一次暈船的感覺最輕，上了碼頭，與同事一起，進到九龍公園，這裏一切都顯得安靜極了，草木蔥蘢，鮮花盛開，假山流水，榕樹參天，曲折小徑，一片欣盛的樣子。更難忘的還是我見到的火烈鳥，我在公園見到鳥湖，一群紅得似火的鳥兒，神態安詳，悠閒自得，有的單足而立，有的彎脖覓食，不時輕展雙翅，不時翩翩起舞，不時左右顧盼。我與同事駐足觀賞牠們的奇妙身姿。這一刻，讓我感受到香港對自然生態共融的精彩實踐。

公園湖光鳥影，綠與紅交相輝映，我的眼睛都被這景色吸引，蟲鳴的濃郁從樹上瀰漫開散，聽不到彌敦道和廣東道那些車水馬龍的嘈雜聲，聽不到遠處重慶大廈

門外的熙熙攘攘，聽不到怦怦如鼓高跟鞋咚咚作響，這裏獨剩靜謐。見到的次數多了，我後來查找網上資料了解了概況，知道九龍公園在鴉片戰爭期間，曾是林則徐督促建造的九龍、官涌炮台所在地，後成為英軍營房，再後來政府才闢作公園，成為九龍半島的「綠肺」，那裏還有博物館、游泳池、雕塑徑、百鳥苑等。

東方之珠是購物者的天堂，有繁華的街市，有穿梭不息的客流，有燈光輝煌的夜色，但也有自然與城市和諧共融的生態美景。

香港，曾為我留下無窮無盡的記憶，可如果再次去香港，我還是想到九龍公園觀看火烈鳥。

許久未見九龍公園的火烈鳥，不知這群繽紛多姿的鳥兒是否還如從前一般，在早晨薄霧下把紅色推出湖邊，在正午彎曲脖子伸入水裏，在下午時光打個盹，讓生活變得像湧動的火山一樣精彩。

黃廉捷 中國作協會員、中山市作家協會常務副主席、中山市網絡作家協會主席。曾獲「文華杯」全國短篇小說獎等。



名家風采